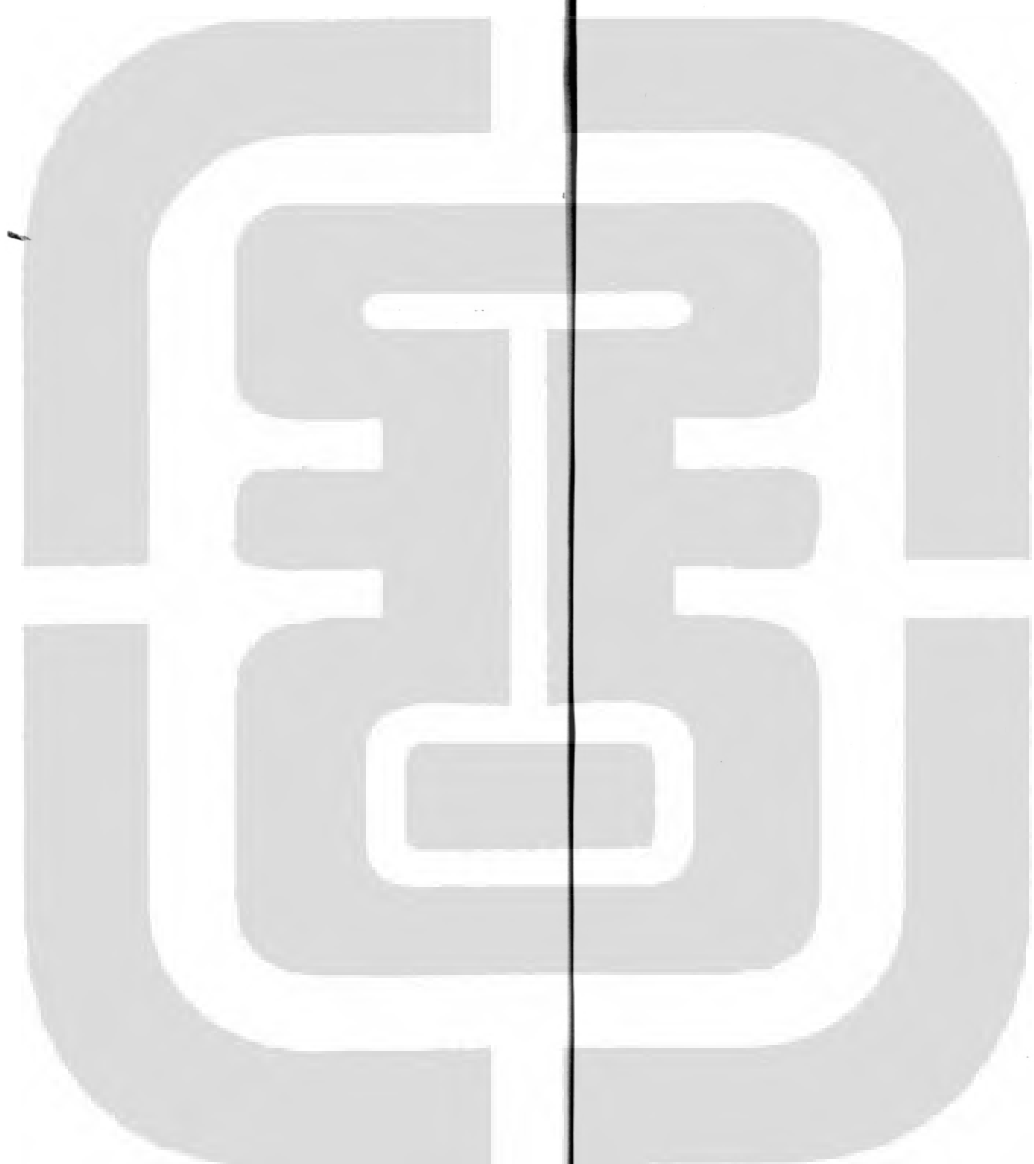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
圖書館
章之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六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仲淹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

政侍郎閣下仲淹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

禮儀事果有之乎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

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

憂國之人執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仲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仲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其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質於前

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仲進不為賢

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淹仲

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

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

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

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

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

諫鼓諮芻蕘采謡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

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

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
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
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澹又聞事君
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
顛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
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
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
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
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

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澹登進士第

由幕府歷宰寺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

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
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

至於顛考叔曹劌杜篋弦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

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况國家以公之清舉置

澹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

使多識前言徃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

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澹事君於此非

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淹仲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淹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綫而霸齊淹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淹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淹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淹莊叟

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上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淹患邀之未至爾淹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

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仲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仲淹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歛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仲淹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螣使鬼神有之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仲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柰何仲棲

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盱眙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

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
 淺僥覲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
 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
 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仲淹遠觀五帝三王
 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
 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
 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
 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
 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

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
 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之大利
 也仲淹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罄發
 者耻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仲淹昨
 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
 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
 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
 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
 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

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
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
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
舅族強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
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
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
禮此何泥於古乎仲淹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
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仲淹不知聖
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
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
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
言大臣之未思也仲淹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
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
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
乎天下皆是何必仲淹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
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
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

文正公集 卷之六
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
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
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
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
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
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
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
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
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

大亂之下怵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
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
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
寧之徒涉海而遁漸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
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
漸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
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漸之辭求漸之志謂
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漸
聲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

文正公集 卷之九
察濬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
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
之累則濬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
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
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
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濬之徒皆不
召而進與其退則天下如濬之徒皆不斥而自退
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
戰懼之至不宣濬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濬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

閣下濬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
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
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
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
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
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
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

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
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
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
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
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
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
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
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
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

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漸聞前代盛衰與文
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
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
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
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
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
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
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

文正公集 卷之五
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
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二賢之德
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
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
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
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
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
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
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

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
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
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之
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
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
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
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
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
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

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克風化不興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泚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泚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

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

人到于今寃之儻亦以典為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允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

詔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

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
 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
 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
 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
 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以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
 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
 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
 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

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
 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仲再拜

與周駉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仲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
 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
 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
 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
 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
 用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用制僕前書云

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脩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

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為

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
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
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
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
人也反為佞乎以其用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
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
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
百年用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執進退無所
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

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况
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
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
宣仲淹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仲淹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
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
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
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

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
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
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仲嘗
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清厲而靜和
潤而遠仲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
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
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
和者曰唐處士可矣仲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
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

復選于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
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
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
存乎盛時其肯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
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
乎淹仲狂愚之咎亦冀舍旃不宣淹仲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淹仲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

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
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
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
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樂
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
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
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
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
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
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
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
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
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
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
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
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
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
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
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
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
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
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

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
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
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
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
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
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
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
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

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
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皆在唐末天下恟
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
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
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
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
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
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
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

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
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
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
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
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
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
世之朝也仲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
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
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

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漸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

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灾大王其可
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
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
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
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
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
其賢哉一也如眾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
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
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

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
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
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
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
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
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
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
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
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

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澣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澣再拜
荅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怒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廻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

文正公集 卷之六 三
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
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
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
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
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畧安撫使兼兵
馬都部署以公用錢廻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
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
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
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四

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
滕侯遮壅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
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
事使廻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
命聞群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
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
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
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
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

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
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悞朝廷機事為
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
不一也唐賢使於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
成大名近邵良佐使於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
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
朝廷召張子奭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
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
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
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
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
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莊子奭
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
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
等則囂然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七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答安撫王內翰書

仲詔自上安撫內翰學士漸慶事踈略忤朝廷意
 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
 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
 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
 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

泚敢不整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

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哀群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太耻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

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眾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柰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鈴以致敗事須

文正公集 卷之五
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
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即使權領
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
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
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竒兵難用傷殘
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
兵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
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
叅取為國家圖之不宣漸再拜

上呂相公書

漸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漸奉命此行
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
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
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
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
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
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為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
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

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
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
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
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今有圖
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
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
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
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
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

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
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
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
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今
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
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
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
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
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

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鑄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
漸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仲淹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
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
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
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
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

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
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
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
無復以方略為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
以尅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
叛常爰及征討朝廷竭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
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仲
貳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
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

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况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仲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

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人為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

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實是環

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

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

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乎

邊患矣仲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

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

文獻公集 卷之十
六
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
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滄願避此路以待武帥
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
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為輕矣區區
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
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滄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滄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
滄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

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滄幼孤且賤始
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
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為滄之福可謂大矣豈敢
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墻而走
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
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已安乎其他利害具在封奏
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聰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
北聳動在北為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柰何積
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

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仲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仲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禍耶

仲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為武帥與之參用

功相萬也

仲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下安危之事

不得而讓也

仲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

讓也

仲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

爾為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內

仲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

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

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

文正公集 卷之七
一得淹胸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
公神明其照淹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
危切之至不宣淹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淹啓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淹奔走
道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修
謝啓伏增惶懼淹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
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
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

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
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
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
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
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
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
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
寒凜庫絡空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
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

文正公集 卷之五
稟為澹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
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究心如僉議未諧即
澹不敢避儒生之笑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
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
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
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澹卯翼門下
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
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

與省主葉內翰書

澹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
大夫主之故寤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
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
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
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
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
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單其弊重兵聚于京師
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
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

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灾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柅於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澹出於孤平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群吏之可柅也澹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播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為以

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澹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為禱不宣澹上

又

澹啓近辱真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為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

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已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為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為耻

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為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仲淹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仲淹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道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仲淹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仲淹為民之長豈

文正公集 卷之七
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群說及按而視之究
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
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
平窪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
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
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
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
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
暑雨復為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

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
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
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
仲淹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
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
蘇之有乎矧今開_之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
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仲淹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
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
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

寒豈人力之可支仲淹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
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
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之
灾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
民力仲淹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
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
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
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
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仲淹

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
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
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後萬人食三升一月而
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
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
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
瀰導川而無益也仲淹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
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
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

文正公集 卷之七
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
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
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曰出水尤利
如總數道而開之灾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
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
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
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
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
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

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仲
已具此聞干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為亦
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啓

上張侍郎

仲淹啓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造起
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間希遠者景附
以誠宜矧當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
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彞濬雅量於玉淵耀華勳

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
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
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
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
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叅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
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
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錫於唐室翊宣帝問
欽叙疇倫義鼎載羨既觀於京養魯卮在廟俄鑿
於歌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辰

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曷今
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
分珪南闕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
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
一人為之安撫四國為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
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
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
高仰佇見日園迅命星駕嚴歸免苑風移愛甘棠

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泱麗澤於百靈
藹英聲於億載如淹者藝踈芳潤行愧直清蟬
之術未充蠲蛭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
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
旅百之先洽呦呦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
謬廁於賓榮詎興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
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屣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
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淹顯若望風惠
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
而况淹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密奉
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亶亶誠敦先知之覺後
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
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
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為霖而有助效百年之
榦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鈞惠聞函夏淹卑情無
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淹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

雲無隱晦之姿延群奏以咸宣俯多祥而益辯其
况當具瞻之際疑真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
思皇之俊咸歌樂育熟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
盈天湍道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
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
侯修北海之書穆穆實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
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
書雅奧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參修皇極
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諸

華砥定 一元是問屬博陽之有憂六府既瞻異
延平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
言魯哲曾無於愠色今則屏臨三輔岳鎮萬封輟
妙筭於廟中抗雅歌於闈外東兵之伍樂壽域以
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從僉論上
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
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蹈萬
邦如淹者善遠芝蘭言踈黼黻靜忘窺圃顧玉器
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

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貴搜寒俊方領矩
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纚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瓜
期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
形俊域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與請見
之辭稍露盍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
而肅肅之賢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
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
戴洪鈞

賀胡侍郎致仕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
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
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
名密多陰施難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
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
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
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
東門都人謁丈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
上為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

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仲又荷鈞錄卑情無任榮
觀景仰之至

謝夏太尉

仲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
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
斯蓋某官棟梁王室簧鼓天聲痛么麼之戎夷敢
虔劉於封鄙是求參贊將肆殄夷謂仲經術粗通
可以識國家之體謂仲愚衷素慙可以盡兵民之
心奏達九清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蘊輔之至誠

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業晉公之慕力希唐士之
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苗之俾賦英儀所激狂言
不誣

謝賀正啓

仲啓伏以青祗布職珠緯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
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園封
荷勤懇之相先輒佩藏而無斁履茲令旦倍納殊
休

國

